

蜀山劍俠傳

漓江出版社

麗山七老

還珠樓主著

邵邱凌建標點



I 24.8
19-C5



麗山初



I 24.8
19-C5

光定进圭麟一出武土于文少风野亭。扶玉镜前中西。去前
幽台烟墨眼。辣大尹武黄益。尉一武心。天帮咽野音魁特双
不”。数部。站皆数前禁不。良全黎理。米世娘才口光空
籍火雷。电数雷霜扣回。去而空极。真玄微记流于河恩。！我
心圈一官谷面西四。本。网成层交。恨燃空漏光空直武。步
圈三言更中出。照收时正。职双只目成筑。中空里其光空组
的支百干。不既土由山全。将暴如鼠。武价空三黄。我。青
较同前五良煎谦手。县皆出数只派罪得。不玄罩就海全同空
邀部幽台黑紫杀一。生好中玄武江同三和四谷。奥即说郑遇
不竟武骅章。中文思云武入恨燃。制记武一音带。州巫由出
1天皆特进。数皆志将扣出。深一土良。妙

蜀山剑侠传·之十二·

丽山七老(下)

还珠楼主 著

邵邱 凌建 标点

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8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407-0385-7/I·293

定价：4.80元

目 录

第三十九回	恩爱反成仇 更怜欢喜狱成魂惊魄悸 酷刑谁与受 为有负心孽报神灭形消 (879)
第四十回	随颺入遥空 天宇混茫伤只影 (904) 飞身同一叶 卿云缥缈遇真仙
第四十一回	宝煞明霞 力援爱侣 (923) 疾风劲草 苦斗神魔
第四十二回	瑶草琪花 勤求蓝田玉 (943) 仙裳异宝 同破碧目光
第四十三回	地底传声 双蛛援石女 (957) 莲花御劫 九鬼陷神婴
第四十四回	义重同门 惊心闻友难 (977) 情殷旧雨 长路阻仙云
第四十五回	灵石筑 二女话玄机 (995) 小琳宫 三仙防后劫
第四十六回	雪岭现神光 魔网张空窥魅影 (1016) 圣陵藏鬼女 桥山隐迹话清修
第四十七回	把臂驶遥空 缥缈轻烟笼剑煞 (1032) 飞光明大岳 迷漫烈火涌元珠
第四十八回	合璧仗双心 离合神光 同消黑害 分身防大敌 纵横剑煞 独朗慧珠 (1050)

第四十九回	传语寄心声 迢递关山 眷怀伦好 玄功增智慧 缤纷花雨 独秀英云 (1068)
第五十回	满室焕祥辉 悟澈玄修 欣逢奇福 更生怀大德 初窥至宝 再警芳魂 (1085)
第五十一回	灵桂吐奇馨 十里香光明彩焰 (1104) 仙禽诛老魅 千山雷雨乱虹流
第五十二回	阳九肆凶威 无穷大气藏坤极 (1122) 机先消浩劫 一点精光耀碧辰
第五十三回	父子喜重逢 掌上传声 福临祸去 师徒因御侮 空中下击 雾散烟消 (1140)
第五十四回	应敌有仙机 宝焰飞光 青霞幻绮 酬恩完夙约 梵音出壁 健羽摩云 (1160)
第五十五回	弹指阻双凶 妙法无边生幻相 (1177) 飞身诛大敌 红光一线建奇功
第五十六回	烈火汤妖云 冷焰红光诛二憾 (1195) 冲烟闻鬼语 地灵天象护双童
第五十七回	平地涌金轮 太乙光生灵石火 (1213) 凌空收匹练 弥尘幡化彩云飞
第五十八回	毒气落红沙 百丈祥辉援道侣 (1231) 灯花兜率火 千重霞雨戮凶顽
第五十九回	神物喜仙传 好友重逢同歼大憨 ... (1251) 玄功惊魅影 三才并秀再耀双心

第三十九回

恩爱反成仇 更怜欢喜狱成魂惊魄悸
酷刑谁与受 为有负心孽报神灭形消

话说妖妇深知老魔卑鄙怯懦，专一自私，闻言料知生望已绝，不等说完，便朝老魔迎面一掌，奋身挣扎，厉声哭骂道：“我早知你这没良心的老鬼，平日专一花言巧语骗人，供你快活，到了紧要关头，只顾自己，决不替人打算。当初我虽谋嫡争宠，播弄是非，还不是受你的骗，以为逼死仇人以后便可尽情享受。照你昔年所说那大神通，仇人还不是在你掌握之中，由你尽情处置，决不怕他跑上天去。谁知你口甜心苦，只是一张寡嘴，对于仇人既是优柔寡断，没照你说下那毒手，反逼她逃出魔宫，以至为我种下祸根。后来我被擒去，你不是不知道。此时仇人法力比你高不许多，得信之后立时赶去，就算不能全胜将我救走，也颇有希望，你偏胆小怕事，想等法宝炼成再去，也不问我身受有多惨痛。你那法宝虽然炼成，仇人法力也更精进，只有更糟，果然一到便被打败，当着你面将我碎尸万段，零碎宰割。你身为男子，也是魔教中有名人物，见心爱的人受此酷刑不能解救，已是奇耻大辱，此时仇人对你恨毒尚无日后之甚，你为我受

点委屈，说上几句好话，使其消灭仇怨，或是就此退走也好一些，你偏和她翻脸，全没想到我在仇人掌握之中，那样罪孽如何忍受？不特不肯服输，反倒激怒，一任我血泪呼号再四求你，认错低头，保我残魂免受魔宫三五地狱酷刑之惨，始终置之不理，仗着那件防身法宝，冷不防竟向本命神魔立下那等恶誓。固然仇人心狠，但她受你欺骗多年，不知为你受了多少苦难，眼看成道有望，你忽然另爱一人，将她法宝魔经全行骗去，并还对她虐待，她又是一个热情的人，如何不痛恨到了极处？便我是她，也容你不得。最可恨是，起完恶誓便把我元神丢在那里，匆匆遁走。起身时又连发七口血花神刀、二十五粒阴雷，仇人并未受伤，却将魔宫灵景毁去好些，由此恨你入骨，比我只有更甚。我这多年来，虽在黑地狱中受尽炼魂之惨，与那七十二种酷刑，一则习久相安，知难避免孽报，生望已绝，也就拚着苦熬下去，近年仇人师徒见我知道自作自受，只管受尽熬煎，常年惊魂皆颤，度时如年，始终逆来顺受，未出丝毫怨言，近三月内已不似以前那样严厉。尤其铁大仙姑被我感动，不再加意凌辱，有时遇上高兴头上，还将每日应受割魂划魄惨刑宽免。我正想再过些年，也许仇人日久气消，就不将我放走，能够自己请命，拚受三年零六个月的苦炼，将我元神化为神魔，为她师徒效忠，从此免受无边苦业，岂不是好？谁知你这老鬼自己恶贯满盈，往别处寻一死路也罢，你平日不加闻问，偏在我稍有一线生机之时跑来闯魂，害人害己。我因仇人对你怨毒已深，难得内中一条还有丝毫之望，忍着冤苦和你商量。心想你把我害得这般光景，稍有人心，便为我粉身碎骨也不算过，何况仇人根本容你不得，元神万难保全。不过多受一年苦难便可将我保全，以为一说即允。谁知仍是自私，妄想骗我为你多受

苦难，再向仇人腆颜求活。你此时精血已被神魔吸尽，元气大亏，即便保得元神逃走，也与寻常游魂怨鬼无异，亏你老脸，竟会说出为我报仇的大话。我此时已把你这狼心狗肺看了个透，想你舍己从人必是无望，深知以前为恶太多，应当受此孽报，也不再作求生之想，想我助你，更是做梦。休说欢喜狱中，每日须经七万次以上惨刑熬煎，非我所能忍受，即便举手之劳，照你这等薄情无义、卑鄙自私之人，宁甘与你同归于尽也决不会再上你的当。我那孽报早已受够，漫说逃生无望，即便保住残魂，也只化生毒虫之类，连个人身都投不到，转不如形神皆灭，没有知觉，免得痛苦。你也无须多言，我此时只想求个痛快，好在各有神魔附身，你精血元气已全损耗，就有法力也未必便占上风，且看何人得胜，抢这一个早死吧。”妖妇说时，赵长素原知她以前恃宠骄狂，每喜出言顶撞，仍想骗她上套，任其哭诉，微笑静听。后来越听口气越觉不对，再一偷觑鸠盘婆正朝自己冷笑，好似仇人当面现眼快心得意之状，再听妖妇口气坚决，知难挽救。无如危机瞬息，当此存亡关头，除却欺骗妖妇，仍用前策，别无生机，心虽愤恨，仍然强忍怒火，不敢发作。刚朝妖妇喊得一声“妹妹”，底下话未出口，一片黑烟飞动中，铁姝忽在二人面前现身。魔女冷笑道：“老鬼，你也得道多年有名人物，为何还不如贼泼贱有骨气？时已不早，易静贱婢尚困在阵中，不曾纳命。师父虽许你们在临死以前说几句心腹话，原因你二人昔年那等恩爱，当这千钧一发之间想起以前情分，定必争先求死，互相怜爱。果能始终如一，甘受毁身灭神之惨，毫无怨言，并还转为对方设想，只求所爱之人无事，便粉身碎骨，历尽千灾百难也非所惧。果能如此，也还有点商量，师父就许为你二人至情感动，肉身难保，或将元神

一齐放掉都在意中。谁知道这等脓包！以前一个百计进谗，一个宠妾灭妻，甘受蛊惑，何等恩爱情浓，这时互相埋怨，变作仇人冤家。这类卑鄙无耻、淫贱下作之人，我师父最是痛恨，便想放你，也改了主意。你二人险诈存心，已然不打自招，除照师父所说自相残杀，更无别的道路。时机已过，不能再延，趁早求一个爽快的好。莫非还未受够，真个要到三五地狱之中，每日受那七万多次惨刑，苦熬一年零三个月再形消神灭不成？”

妖妇受了多年恶报，积威之下固把仇敌畏如毒蛇猛虎，稍见形声，心胆皆裂，便赵长素先为铁姝元神所制，已看出仇敌魔法之高，远非昔比，一听这等口气，他自胆寒心悸，哪里还敢丝毫违抗？又知铁姝凶暴甚于乃师，一言不合，便下毒手，虽然同是一死，却要多受好些罪孽。惊弓之鸟，不敢多言。他因觉妖妇罪魁祸首，当初悍妻虽是人老珠黄，不似昔年那样热爱，并无恶感，只为妖妇日夜谗害才致成仇，如今却怪自己，又听仇人口气凶残，万无幸理，念头一转，不由怒从心起，厉声大喝：“你这贼淫妇既然毫无情意，且叫你多受一点孽报！”说罢，飞身跃起，待朝妖妇扑去。谁知妖妇早已横心，又知老魔险诈百出，有了防备，不等发难，一听口气不善，先下毒手，来势比他更快。妖妇功力虽然不如老魔远甚，一则被困多年，肉身虽早被残杀，但因鸩蛊婆恨毒妖妇，立意使其多受苦难，只管常年酷刑楚毒，并不伤她元神。久受炼魂之惨，苦痛虽多，妖魂反更凝固，无形中加了许多功力。老魔前遇玄真子与天蒙禅师，连受重创，魔法异宝丧失已多，当日先为易静所败，受伤不小，紧跟着又受邪法禁制，通身精血几被三臬神魔吸尽，元气大耗，如非仇人用心刻毒，欲令二人自相残杀以图快意，各有神魔附身，

简直不是对手。二人这一发动，铁姝狞笑一声，把手中魔诀一扬，便自飞走。于是二人便在神魔主持之下，互相恶斗残杀起来，双方本已成仇，又有神魔暗中捉弄，越发眼红，都恨不能把对头生嚼下肚才称心意。易静、石慧旁观者清，见鸬盘婆行为也真残忍惨酷，这男、女二妖人，先前身受已是那等惨状，临死以前还要使其互相残杀，多受苦痛，暗骂：“女魔师徒真个惨无人理。自己幸是近来功力高深，法宝神妙，暂时被困，终必脱险，如落仇敌之手，还不知是何光景？”心正寻思，老魔和妖妇已扭结一起。

双方本会邪法，不知怎的，竟和常人打架拚命差不多。女的扭住老魔，连抓带咬，晃眼工夫便皮开肉绽，因精血已被魔鬼吸去，直流黄水。老魔空有法力，竟被扭紧，分解不开。妖妇又是元神，并非肉体，不怕还手，急得老魔无法，连声怒吼。一面挣扎推拒，一面口喷魔光邪焰，烧得妖妇也是连声惨号，狼狈不堪，偏不知松手，一味惨嚎悲啸，依旧乱抓乱咬不已。不消片刻，一个周身稀烂，一个为魔光邪焰所伤，受创甚重，兀自纠结不解。鸬盘婆始终冷冷的望着二人，一丝表情俱无。铁姝手中拿着一个晶球，不时注视，偶然也朝老魔、妖妇看上一眼，忽似发现球中有什么警兆。朝鸬盘婆把球一扬，说了几句。微闻鸬盘婆说了一句：

“便宜他们！”铁姝随向老魔、妖妇戟指喝道：“你们今日真个成了欢喜冤家，纠结不开了。我看这味道不甚好受吧！”老魔早已痛得面无人色，气喘汗流，答不上话来。鼻子早已咬掉，那只痛手刚由口里拔出，未及施为，便被妖妇抢先下手，扑上前去，把那咬而未断的五指相继咬折，两眼也抓瞎了一只。满脸稀烂，周身奇痛，钻心透骨，偏被妖妇抱紧，欲罢不能。妖妇同受神魔暗制，一味连抓带咬，向前拚命，

连受魔火化炼，偏不知道逃避，也是连受重创，痛苦万分。明知仇敌借此泄愤，底下身受还不知如何惨酷，闻言以为又要出什么样，心神大震，胆落魂飞，连忙颤声哀啼道：“贱婢孽报已然受够，望乞大仙姑，念在贱婢虽然死有余辜，这多年来自知咎由自取，始终恭顺，稍加怜悯，大发慈悲。只求得到一个痛快，形神皆灭，均所甘心。”说罢呜呜悲哭起来。老魔虽受神魔暗制，毕竟修道多年，是个行家，见此形势，忽然醒悟。知道惨祸必不能免，谁也休想得丝毫便宜，一面勉强挣扎，厉声喝道：“铁姝，我虽与你师父有仇，你我以前终是师徒情分，有好无恶，何苦助纣为虐？并且眼前强敌尚未除去，仇敌人多势盛，夜长梦多，早点将我二人杀死，即速下手，到底要好得多，免却许多顾虑，如等敌人援兵到来，就算你师法力高强能够得胜，也必多费心力，何苦来呢？我自知孽报，情愿形神皆灭，只求快些下手如何？”铁姝闻言，狞笑答道：“本来师父打算令你二人受完孽报，再用魔火缓缓炼化，使峨嵋派贱婢看个榜样，是我再三代你们求说，方始改了前计，免去好些苦痛。现时便用魔火化炼，你二人如想早脱苦趣，休再强抗，免将师父激怒，多受罪孽。”说罢把手一招，两条比血还红的魔影便由二人身上飞起，一闪不见。

妖妇自知无幸，倒也认命。脱身以后，因受魔法焚烧，受伤太重，宛转地上，疼得不住哀鸣，静待仇人宰割，分毫未作逃走之想。赵长素毕竟老奸巨滑，人当危急死生之际谁都惜命，何况魔法又高，擅长玄功变化。反正灭亡，附身神魔一去，灵智回复，不由又生妄想，故意瘫倒地上，口中急呼，哀求铁姝宽容，说他遍体鳞伤，苦痛已极，求念昔年师徒之情，容他自将肉体脱去，和妖妇一样，同用元神受魔火

化炼，少受一次焚身之苦。也不想多挨时候，只给他稍为缓一口气。铁姝天性强傲好胜，老魔惯以巧言令色讨好，平日颇为投机，先前暗算，原出不已，见他这等哀求，竟为所动。偷觑鸬盘婆正朝手中晶球注视，不曾留意，心想：“老魔被困峨山，如非自己前往访看，怎会来投？反正先除妖妇然后除他也是一样，似此稍为徇情，师父当不致于见怪。”心念一转，故意怒喝：“老鬼枉自修道多年，这等胆小惜命，怕痒怕痛，先除妖妇，给你看个榜样也好。”扬手一蓬黑烟先将妖妇元神罩住，当时发起火来，烈焰熊熊，将妖妇全身裹紧，疼得悲声厉啸，满空乱滚，惨不忍闻。赵长素见铁姝答应，心中暗喜。因知仇敌厉害，哪敢显露丝毫形迹？一面装着喘息狼狈，不能自主之状，暗中默运玄功，打算冷不防，施展魔教中解体分身大法，猛然逃走。如再不成，反正一死，没有两死。率性把身带几件未用过的法宝，齐以全力向仇敌暗算，报仇纵然无望，多少也使受点伤害，至不济，将这魔宫毁去一半，稍出胸中恶气。他刚把毒计准备停当，一见妖妇受魔火焚烧时的惨状，越发胆战心寒，求生之念更切。口中急呼：“铁姝，手下留情！”猛然连身跃起，装作自杀，一片魔光迸射如雨，整个身子忽然分裂八块，分八面跌倒地上。同时，一条血影在一片魔光环绕之下，比电还快，破空便起。魔女见状，便慌了手脚，厉吼一声，将手一扬，一片碧光便朝血影飞去。无如赵长素逃遁太快，铁姝又正收拾妖妇快意，不暇兼顾，事由自己徇情，宽纵老魔而起，惟恐鸬盘婆见怪，本就急怒交加。老魔偏是意狠心毒，一见铁姝发出魔光追来，魔女已快逃出三层埋伏，并无异兆，鸬盘婆也未有甚举动，仍以为鸬盘婆犹念前情，明知故纵，或许不再斩尽杀绝，否则，一任自己魔法多高，鸬盘婆也无不追

之理。心恨铁姝不肯卖这现成人情，一时气忿，竟料逃时准备反攻拚命的邪法、异宝施展出来，打算挡它一下，先把铁姝擒住，免其穷追，以便逃走，就势还可报那神魔吸血之仇。铁姝一则近来连受重创，元气大伤，远非昔比，又当一心两用之际，对于妖妇，不合心肠太狠，所用魔法过于狠毒，虽以本身元灵主持，心神已分，功力减去许多。又因老魔身遭惨败，看出伎俩有限，未免骄敌自恃，丝毫没有防备。万没想到，老魔情急反噬，竟把以前准备遇机救走爱妾，并寻她师徒报仇，隐藏多年始终未用的两件邪法异宝，全数施展出来。骤出不意，所发魔光先被老魔所发的一股紫焰敌住，紧跟着，烟光中又飞出四、五十枝飞叉，叉尖上各有三股金碧火花，向前冲射。魔光立被冲散，铁姝本身元灵便受了反应。老魔见状大喜，意犹不足，妄想就势把铁姝杀死，紧跟着，又把三枝丧门剑朝下面射去。

这原是瞬息间事，当双方斗法时，老魔已然逃离上面出口，只十数丈，晃眼便自越过。仗着肉身已失，仅剩元神，只要一离崖口，到了上面，立可施展玄功变化，幻形逃遁。因是行家，一任鸪盘婆魔法多高，也难寻踪。百忙中，瞥见铁姝元神重创，万难追赶，妖妇已由悲声惨噪，变作嘶嘶怪叫，元神已被烧得缩成二尺大小一团黑气，眼看就要消灭，暗骂：“贱婢如此心狠，反脸无情。上月你不寻我，怎会上门送死，吃这大亏？”恨到极处，赵长素张口一喷，魔叉、妖箭威力骤盛，满拟鸪盘婆此时不动，脱身十九有望，心想：

“既定拚命，被你师徒追上，万难活命，反正成仇。如将铁姝就便杀死，仇人所炼九子母天魔非她不可，有力帮手一去，天劫将临，万无生路。豁出断送这两件法宝，既可报仇，稍出恶气。即便仇人追来，有此三宝抵御，也可挡他一

阵，只要稍为延迟，缓住来势，立可转危为安，不会再被追上。”心念才动，元神已将飞出崖口。赵长素心方一喜，忽听头上一声冷笑，刚听出鸠盘婆的口音，心胆一寒，一片暗绿色的魔光，拥着九个粉装玉琢、形似童婴的少女已当头压到，知是仇人所炼“九子母天魔”，这一惊真非小可！忙运玄功变化，待要逃遁，已被碧光魔火罩住。当时闻到一股极浓厚的血腥味，自知无幸，怒吼一声“罢了！”被那九个女婴往上一围，元神便受魔法禁制，不由自主随同往下飞降，仍旧回到原处，这一来，只便宜了妖妇的残魂。

本来铁姝因知乃师对这两人怨毒太深，本意还想讨好，打算把妖妇尽情处置，使其多受痛苦，再用魔火消灭，不料一时疏忽，中了老魔缓兵之计，本身元神还受了伤。因老魔虽是劫后残魂，所炼邪法、异宝仍具极大威力，不是当时所能解破，师父又是枯坐在旁，不言不动，不知是何心意？眼看老魔快要冲出重围，正在情急无计，不料“九子母天魔”突自空中现身，将老魔擒了回来。才知鸠盘婆暗中早有准备，声色不动，连上空三层埋伏均故意停止，不曾使用，便将老魔元神擒了回来。铁姝心中恨毒，顿犯凶残之性，不愿再拿妖妇消遣，把手一指，魔火邪焰突然大盛，环绕残魂一烧。只听连声极微弱的惨啸过处，残魂黑影便由浓而淡，最后现出薄薄一条与妖妇形貌相同的淡红影子，只闪两闪，便被内中一团魔焰震散，化为千万缕血丝淡影，大光魔火往上一围，当时消灭。鸠盘婆仍坐原处未动，魔女除了妖妇，立往老魔身前赶去，一面咬牙切齿，厉声咒骂，一面施展魔法，朝前一指。那九个女婴儿，本来环绕老魔身外拍手欢呼，舞蹈不休，看去宛如三五岁的童婴，一个个生得粉滴酥搓，玉雪可爱，神态尤为天真，任谁看去，也应生出怜爱。

不知怎的，老魔见了，竟是万分畏惧，满脸惊怖之容？

易、石二女始终在宝光笼护之下旁观。石慧天真疾恶，先见妖妇受邪被害时惨状，已自愤怒。后见老魔元神遁走，因听易静说起追敌经过和老魔的为人，一见要逃，便想仗着家传法宝防身，隐形追去。易静大惊拦道：“这几个男女妖人，都是极恶穷凶，正好使其自相残杀，我们多挨时候。鸪盘婆端的比电还快，哪怕相隔万里之外，也能随着啸声飞到，神速无比，老魔决逃不脱。你那防身隐形之宝，任多神妙，决非女魔师徒之敌。与我同在一起，还能暂时自保，冒失离开，再想回来，决非容易。那时进退两难，凶多吉少。还是不要离开的好。”话刚说完，老魔便被擒回。石慧笑说：“师伯你看，那些小孩有多爱人，老魔为何那样害怕？”易静方说：“此是仇人所炼九子母天魔，阴毒异常。一会现出原形，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正指点谈说间，一片怒吼声中，那九个女婴突然就地一滚，化为九个恶鬼，朝赵长素扑去。易静以前学道多年，经历甚富。见那九魔貌相虽然狞恶，但是面上有肉，一个白发红睛，大鼻阔嘴，除满嘴利齿十分尖锐细密、其白如银、闪闪生光而外，并不是已往所遇各种凶魔恶鬼，形似骷髅、周身白骨嶙峋之状。知道九魔平日饱吸修道人的精血元气，又经主人多年苦炼，已快炼成实质，形体与生人无异，邪法神通之高更不必说，只被上身，休想活命。易静心念一动，便嘱石慧说：“九魔已现本来面目，老魔元神必为所灭，不久来攻。看方才老魔擒敌神气，分明暗中魔网周密，决逃不脱。定数如此，除却耐心静守，等过了这二十四日限期，才有解救。你孤身出敌，万万不可。如乘老魔未死，敌人知我不会逃走，暗用法宝攻穿地面禁制，再仗你的家传，骤出不意，仍由地底冒险遁走，或者还能办

到。”石慧接口说道：“弟子所遇异人，也曾说过，破了魔女元命牌后，便可乘隙遁走。但是师伯一人在此，被困二十多天，有多闷人呢！休说结局无害，即便为了师伯犯点险难，也是应该。弟子已早打定主意，随同师伯在此，等候时机一同出险，决不离开了。”

易静闻言，越发怜爱，终觉她入门日浅，犯此危难，于心不安，苦劝不听，只得听之。再看前面，赵长素已被那九个魔鬼团团围住，不似先前三泉神魔紧附身上，吸食血人，任意吞噬，只各嘻着一张阔口，由口里喷出一股暗绿色的烟气，先将老魔全身罩定，裹了一个风雨不透，然后频频吞吐，呼吸不已。老魔被那绿气越裹越紧，丝毫不能转动。先还厉声惨叫，咒骂不停，到了后来，鬼影越淡，不时发出极微弱的惨嗥。易静暗忖：“老魔昔年颇有凶名，如何这等不济，任凭敌人尽情残酷，丝毫抗拒都没有。”心中生疑，试取玉环，定睛一看，老魔元神已缩成尺许长的一个小人，外层妖魂被九魔裹住，也和真的一样。料定老魔元神化身之一，似知不能逃脱，万分无奈之下，仍想施展诡谋，将所炼三尸元神豁出多受些痛苦，葬送一两个，然后冷不防乘机遁逃，以免形神全灭。因是诡诈多谋，将元神由外而内一个罩上一个，任凭九魔饱啖，却将最重要的主魂隐藏在内，因外面两层全是真的，故此敌人不易看破，暗骂老魔：“真个奸滑！”那头一个化身，已被九魔把残魂余气吸尽。对面铁姝见老魔元神化去一个，又有一个出现，魂气反而比前加强，恶狠狠厉声骂道：“无知老鬼！我师父恨你入骨，任你擅长玄功变化，除却饱受痛苦，多挨一点时候，想要逃走，仍是做梦。何苦宁死还要遭恨呢！”说罢，将手连指，九魔口中烟气喷射更急。老魔在第一次被“三泉神魔”围困之时，自知必死

毒手，万难保全，早就想好阴谋毒计，准备遇机拚命，即使不能与仇敌同归于尽，至少也使受点重创，少出胸中恶气。表面任凭魔鬼吞吸精血，暗用玄功将那一滴元精心血暗自收去。铁姝恃强轻敌，见老魔已被自己的元神禁制不能行动，不知运用元神暗中闹鬼，一时忽略过去。老魔一直也没机会使用，这时，恰好用上。一任铁姝暴跳如雷，也不还口，表面仍似害怕已极，丝毫不露。也是鸩盘婆师徒恶贯满盈，心又过于凶毒，以致铁姝又受一次重创。等强敌到来，师徒二人功力悬殊，鸩盘婆固是孽满数尽，在劫难逃，铁姝魔法异宝虽然存在，本身元气大亏，功力减去多半，将来仇报不成，还不免于形神皆灭。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易静旁观者清，暗察老魔在“九子母天魔”环攻之下，哀叫求恕，神情过于恐怖，心想：“双方结怨太深，魔女铁姝又是著名凶残，手狠心毒，反正不会丝毫宽容，何苦丢人，向其哀声求告？”越想越怪，随用“众生环”再一注视。内里竟有三层血影，外层神情痛苦万分，内里一层血影要少得多，精气却极凝炼，身外并有薄薄一层魔光，暗中隐护，不用法宝查看，绝看不出，胸前还悬有两片宝光，正在暗指仇敌，切齿咒骂，暗忖：“这老魔头真凶！乐得让他二虎相争，相机下手。”本未想动。也是老魔想借所困仇敌去分铁姝心神，以便逃走，故意激怒。见铁姝始终青惨惨一张恶脸，目蕴凶光，注定自己，只先后辱骂了两次，便一言不发，料知蕴毒已深，立意要使饱受楚痛，将元神去啖那天魔，全神贯注，戒备严密。虽然还有一件至宝不曾使用，威力更大，至多使仇人受到一点伤害，还报更惨，平白多受苦难，毫无益处。如不冒奇险一试，又只好束手待毙，别无丝毫生路。万分情急之下，把心一横，转口哭诉道：“我多不